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ZF46/51

六七・經部・詩類

毛詩後箋三十卷

〔清〕胡承珙撰

.....

—

道光丁酉孟冬

毛詩後箋

求是堂藏版

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

續溪胡培壺撰

君姓胡氏諱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爲君之高祖曾祖之標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殷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懿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傳卽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倉餽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卽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爲廣東鄉試

毛詩後箋

別傳

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爲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

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虧空弊端各條一曰冒濫宜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慫恿本官將不應借支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于急需不敢望其足數而在放者利于多扣不復問其合宜至于動項興修工程多有冒印人員執行支借離任後歸款無期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曰抑勒宜禁州縣交代例限禁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

不准充抵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肯甘心承受自詒伊戚總由上司多方抑勒逼令擔承一曰糜費空省各省攤捐洋貼名目縱爲辦公豈盡必不可省聞州縣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銀逐歲增加而無益之費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己貲取閱抄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聞安徽省此項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竊思刻報即不可少亦何須捐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日升調空慎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尚能謹守箴箴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雜題升及調補兼缺二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

毛詩後箋

別傳

二

靠之員然每多久歷仕途習成狡猾於升調之時或謂擔承之力以自見己長或託彌補之名以巧合上意上司不加體察輒易受其欺朦在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瞻前在調補者遷就一時轉因原任之有虧希圖挪彼以掩此究之擔承彌補皆屬空名不過剗肉補瘡甚且變本加厲其言深切著明又如奏漕船積弊謂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與江蘇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江漕船滋事重案足見君於天下列樊訪求者熱也在科道任內巡視倉版東城皆樊絕風清已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

道莅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跡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即緝獲洋盜張充等多名置於法旋奉

旨實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回籍調理臺地背山面海幅員遼闊民多犢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載力行清莊弭盜之法鎮之以靜威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清慎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即以械鬪起釁擾及全臺至勦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事業詞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爲同志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

毛詩後箋

別傳

三

考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牽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調愈遂專力著作君初精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偽書君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眞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義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義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

爾雅之寇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舄之解公孫之傳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即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鄭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取戴氏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載本書嘉慶甲戌培壘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昨夕與君談論君

毛詩後箋

別傳

四

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壘曰吾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簡累重難攜獨攜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生所傳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志云古經出於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文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職爲今文職爲古文而又云今文職或作植縹爲古文縹爲今文而又云古文縹或作藻且有不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

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竄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輒不從廡從盥不從浼之類是也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脰不從噬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證然其畢生精力所專注者

毛詩後箋

別傳

五

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而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論奐著書惟毛之從君尚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壘書曰承珙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况於唐人乎况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與

也厭浥淫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
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
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卽用以述
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
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
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職
之辭衆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
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
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與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也

毛詩後箋 別傳

六

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
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
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釋傳
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於會虛前人
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
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被之毛至毛義難明
不能旁通曲暢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著從毛
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
之本經不得則證以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
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

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摘出別鈔以便就正又與魏源
書曰承樊於詩墨守毛傳惟於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
之而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
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皆謂民不信上此箋說
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定舍傳從箋然似此者才十之
一二而已此君後箋之大旨也撰業屢易手自寫定至魯
頌泮水而疾作未卒業陳奐補之君詩亦積生平精力以
爲者同邑朱侍講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鎔
其膏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遙深詩之正
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

毛詩後箋 別傳

七

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
義二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
文二卷卒後子先翰先頻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
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淳篤歸田後家
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惟與二三故舊間爲詩酒
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
城典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
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

十七

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考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卽或工

文矣而詩未必工蓋兼之者難也又如閭巷憔悴專壹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珂不過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旅擁旄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慮事周詳慎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毛詩後箋

別傳

八

毛詩後箋序

毛詩後箋三十卷余同年友胡觀察墨莊所著也墨莊性沈靜寡嗜欲獨耽著述治羣經無不賅貫而於毛詩尤專且精往嘗與余同宦京師余亦喜爲毛詩學朝夕過從心有所得輒互相質問時幸有出門之合蓋毛詩詞義簡奧非淺學所易推測唐人作正義每取王子雍說名爲申毛而實失毛指鄭君箋詩宗毛爲主毛義隱略則或取正字或以旁訓疏通證明之非盡易毛也正義泥于傳無破字之說每誤以箋之申毛者爲易毛義又鄭君先從張恭祖授韓詩兼通齊魯之學閒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詩而

毛詩後箋

序

一

參以己意正義又或誤以箋義爲傳義余與墨莊同見及此凡所援據說文字林玉篇廣韻及經傳子史所引詩與近人說詩若惠氏詩說詩古義陳氏稽古編段氏詩小學阮氏校勘記王氏經義述聞孔氏詩義厄言李氏毛詩細義徵引略備凡所見同所學同所援引又同宜其說之不謀而合也故余所註名毛詩傳箋通釋而墨莊自名其書爲毛詩後箋名雖異而實則同今墨莊已作古人令嗣仲池持其書請序于余余受而讀之其書主于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于唐宋元諸儒之說有與毛傳相發明者無不廣徵博引而于名物訓詁及毛與三家詩文有異同類皆

剖析精微折衷至當有與余說大略相同而徵引博于余者有余蓄疑既久未能得其端緒讀是書而昭若發矚者亦有與余說互異而不妨並存其說以待後人論定者墨莊曾與余約俟書成互相爲序今余書粗已畢業欲求序于墨莊不可得而墨莊是書實能集毛詩之大成詳異同而辨白黑余既錄其說之精核可憑國門者百數十條將以補入余書示服膺之篤因並序而歸之昔何劭公閉戶十有七年始成公羊解詁墨莊以臺灣觀察引疾歸里亦鍵戶十餘檢而後毛詩後箋得以成書研精覃思古今同轍墨莊雖年未滿六十而其書信今傳後可稱立言不朽

毛詩後箋序

二

者已道光十四年正月望日年愚弟桐城馬瑞辰謹序

曩旻游學至京師相見胡墨莊先生於萬柳堂己卯秋七月也於後先生之聞由閩歸里第通音問商疑難矣亦時時出已說以請益於先生後箋中所載之說皆所請益者也甲午夏令嗣先翰先類招旻至其里第屬任校讎遺書以刊傳於後世先生歿已二年矣先生有言曰諸經傳注唯毛詩最古數千年來三家皆亡而毛氏獨存源流既真義訓尤卓後人不善讀之不能旁引曲證以相發明而乃自出己意求勝古人實則止坐鹵莽之過斯言可謂深切而著明也已毛氏之學文簡而義贍體略而用周進取先秦百氏之書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訓之歸廣採近者數十

毛詩後箋序

一

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絕後來之惑先生所謂準之經文參之傳義必思曲折以求通其引博其指約其事甚大而其心甚小說詩之家未有偶也側聞先生在病亟時猶自沈吟默誦不倦至易簣然後已魯頌泮水篇以下竟不能卒業而抱志以歿儒者惜之今旻因令嗣之請不辭謙陋爰以拙著傳疏語爲之條錄而補綴之俾有完璧之觀詎無續貂之誚時

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冬十月長洲陳旻謹記顛末云

毛詩後箋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召南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鄘衛

邶

毛詩後箋目錄

卷四

鄘

卷五

衛

卷六

王

卷七

鄭

卷八

齊

卷九

魏

卷十

唐

卷十一

秦

卷十二

陳

卷十三

鄧

毛詩後箋目錄

卷十四

曹

卷十五

豳

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八

鴻雁之什	卷十九	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	谷風之什	卷二十一	甫田之什	卷二十二	魚藻之什	卷二十三	毛詩後箋	大雅	文王之什	卷二十四	生民之什	卷二十五	蕩之什	卷二十六	頌	周頌清廟之什	卷二十七
										目										
										三										

臣工之什	卷二十八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九	魯頌駉之什	卷三十	商頌那之什	毛詩後箋													
							目													
							四													

毛詩後箋卷一

涇 胡承珙

國風

周南召南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云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正義曰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而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

毛詩後箋卷一

迹周之追謚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王王季蘇頌演詩傳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李迂仲毛詩集解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范逸齋詩補傳曰

自周公制禮作樂卽定風雅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幽雅幽頌之說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此以南非詩二南范氏說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

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語豈非周公舊典歟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深淺者未爲通論也或以周召繫於所得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明教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承珙案周公

毛詩後箋卷一

二

召公本以采邑得名是地名在先爵名在後儀禮周公所作已有周南召南則當時編詩入樂自以所得之地爲名必非別以二公之爵序云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乃作序者推衍之意後儒泥於此言駁之者謂二南皆文王之化於周召二公無與且以序說爲謬信序者則謂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與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同義皆由不知以地分周召者乃編詩者之法以人分周召者乃序詩者之意固各不相涉者也六經輿論曰二南之詩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

閒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爲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此解最爲通達至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騶虞言德所以互見其義故先王之所以教箋本言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俗本刪文王字蜀石經及文選注有之且標有梅野有舛騶虞序皆言文王之化亦可見先王不專指大王王季然則王者諸侯又何容過爲區別乎

毛詩後箋 卷一

三

王雪山詩總聞曰周召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而偏東偏亦見諸師教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官猶存其宮亦有大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爲辭也承瑛案王氏以二南但采於周召之地不信詩序自北而南之說然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沱則序說究屬可據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各以其詩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召南者召

毛詩後箋 卷一

四

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潁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夔順慶保甯是已其國之風或其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今雖無考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沔也汝墳言江汝之閒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系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滴水入焉又東別爲沱入江過都安縣今滴水自龍安府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繁縣沱者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卽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西漢水嘉陵江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本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顧古湫虞東學詩曰史記大史公留滯周南摯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爲豫州其南爲荊州漢廣采之荆汝墳采之豫則周南之地界畫然矣若召南自陝而西朱子嘗疑雍州地狹未免不均竊考周官職方氏雍州實兼梁地惟自雍及梁故得稱南類考謂江沱之閒卽梁山之界蓋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而

言其說可信至於爲汜爲渚則自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之不必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當以通志爲定論也至於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力詆其說愚謂樂之爲南正以風化之被於南方而得名不獨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炳事白餘若南有樛木陟彼南山南潤之濱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於他者不坦然衆著乎案以上二說發明序自北而南之說甚諦考括地志云今陝州有陝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以此原爲界此詩稗疏以陝州爲中線之說所本也水經江水注引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此亦謂自北

毛詩後箋

卷一

五

而南與毛序合惟鄭注又引逸周書云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因分爲二南國也此則近於附會二南篇末取數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國十四篇此等篇目皆毛公之舊必漢以前師承古義曰之國者明非一國之辭所采之國既衆而其詩之篇數或不能國各爲編故以其皆屬文王風化所及而爲分陝之所統遂以周召繫之若僅南氏二臣之國而冒之以周召於義不可通矣

程泰之考古編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借季札觀樂有舞象箏南箏者南箏二南之

箏也箏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箏爲文樂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叙載四夷之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爲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

毛詩後箋

卷一

六

也承琪案程說一往謬誤其謂詩篇無風名古有二南無國風毛西河既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立歌風及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正之其又謂詩之雅南左傳之南箏皆二南則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借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箏者羽舞之箏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箏分文武異於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外穆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

所采詩或得於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尙不得與二雅並列於六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氏之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程大昌特見蘇氏釋鼓鐘篇故生此說耳以上諸說皆足破考古編之謬今考呂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此實爲蘇氏詩傳程氏詩論之所本然高注呂覽以南音爲南方國風之音以周南召南謂取南音以爲樂歌義本可通程氏乃謂有南無風據左傳季札

毛詩後箋

卷一

七

觀樂歌十五國而不言風而左傳明言風有采繫采蘋則又以爲出於臆說眞自相矛盾總之南以地言者乃采詩時編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樂時編部之名也二者不同而亦不相悖諸儒混爲一解而又牽引南夷之樂以爲二南則尤誤矣

周南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傳箋皆未明言后妃爲大姒君子爲文王程子謂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馮元成亦以爲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

得淑女以共理內治此語尚沿箋疏之誤辨見後所謂憂樂皆設言其

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二說頗爲近之惠旂詩說曰小

序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

始以爲太姒耳作詩之意或本于文王大姒而周公繇之

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人者矣戴東原詩

經補注曰南幽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

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慎

婚姻之際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歌之

燕饗俾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非指一人一事爲

之者也韓氏怡讀詩傳曰案君子在上之通稱序但言后妃則爲文爲武未可知也思齊稱大姒雖稱文

母竝無后妃之目惟大戴禮保傳篇曰周后妃任成王于身據此則不得定以爲文王之后妃審矣

毛詩後箋

卷一

八

集傳謂文王求得大姒爲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於是疑難遽起崔統云大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誰與探其寤寐閒事而形容之或又以爲王季宮人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曰古者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與於王季宮人之憂樂也金仁山則謂諸書言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故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云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爲可信又據大明之詩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國娶

辛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卽文王卽位之初年
文王四十七卽位居喪三年其娶蓋在五十之後文王九
十七歲而終武王卽位十三年滅商非上冒文王之年既
滅商七年而崩在位其十九年以此推之知文王六十三
而生武王女妻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大姒之年少
爾鄒忠允據續女維辛之文疑大姒爲文王繼娶于莘錢
飲光田閒詩學用其說且據周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
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
年當以四十七卽位史記載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
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武王以六十歲克

毛詩後箋 卷一

九

商在侯位已十三年則武王以四十八卽位克商後四年
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殺年考之蓋以五十歲生武
王而非十五生武王明矣若以大姒爲文王之始配以古
者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例準之當文王生武王時大姒
必將四十矣生武王而後又有子八人不應前此壯年惟
伯邑考一人及血氣將衰乃生子纘纘如許意必文王續
娶于莘而得大姒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頌之若是則關
雖爲文王宮人之作亦足據矣承琪案白虎通義嫁娶篇
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
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没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此蓋三家詩說然則以文王娶大姒爲在卽位之
後漢人已有此說矣但必據是以證關雎爲文王宮人之
作則可不必耳

關雎雖鳩傳雖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毛訓本之爾雅左
傳雖鳩氏司馬也杜注卽用毛傳云鷺釋文本而有別故
爲司馬主法制其他則陸璣以爲如鴟郭璞以爲雕類楊
雄許慎以爲白鷺而白鷺亦復似鷺是則雖鳩爲雕鷺之
類已無疑義自鄭夾深有鳬類之說朱子從之云江淮閒
有此則馮嗣宗六家詩名物疏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
詩人之目夾深之說自未可從餘如詩總聞以爲鳩鳩風
土記疑爲蒼鷺馮元敬謂狀似鷺鷥方以智通雅定爲屬
玉郝氏以爲布穀錢氏詩詁以爲杜鵑無稽之言皆可無
庸置辨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曰王雎金口鷺也案鷺當爲鷺之誤御覽九百二十六引蒼鷺解詁鷺金喙鳥也

毛詩後箋 卷一

十

毛傳鳥摯而有別鄭箋申之曰摯之言至也雌雄情意至
然而有別此最得傳意蓋摯與至聲近義同說文摯至也
讀若摯爾雅摯臻也郭注云摯臻皆至是也摯與有別自
是兩義若以爲猛鷺之鷺則淮南子曰猛獸不羣鷺鳥不
雙言鷺已含別意不必又云有別矣惟其雌雄情意肫至
而又能有別故傳以興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

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楊雄羽獵賦云王
雎關關鴻雁嚶嚶羣族乎其中惟雉鳴張衡思元賦云
鳴鶴交頸雎鳩相和又歸田賦云王雎鼓翼倉庚鳴交
頸頤頤關關嚶嚶此所謂雌雄情意至者也淮南秦族訓
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
乖列女傳魏曲沃負曰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
處也張超謂青衣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此卽所謂有
別者也歐陽本義疑於擊爲猛鷲且謂雌雄皆有情意孰
知雎鳩之情獨至其說固矣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
毛詩後箋卷一

十一

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冥私之意不形乎動
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以詩之淑女卽爲
后妃毛詩稽古編曰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承琪
案匡衡之言實同毛氏毛傳云淑善逮匹也言后妃有關
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黃氏元吉
詩經遵義曰毛傳文氣緊接而下是字卽指后妃孔疏必
強毛以同鄭實失毛旨田閒詩學謂朱子宗毛氏以淑女
指后妃者得之歐陽氏詩本義云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
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雌雄和鳴下
言淑女以配君子此解甚當但謂毛鄭皆云詩所斥淑女

者非后妃則不然鄭箋乃以逮爲仇謂淑女爲三夫人以
下耳正義援箋合傳曲爲附會非果傳意云然也漢書杜
欽傳欽說王鳳云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其下
云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後漢書應
奉以田貴人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曰臣聞周納翟女
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允嗣泯絕宜思關雎之所
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二條皆與毛義合不獨匡衡也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毛旣以幽閒訓窈窕其下復以
貞專足成其義文選秋胡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
貞專貌正與毛同是皆以窈窕指女之德容言之鄭箋始
毛詩後箋卷一

十二

增入深宮字以窈窕爲居處而正義遂并以深宮之義被
之毛傳非也楚辭子慕予兮善窈窕史記李斯傳佳冶窈
窕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窈窕劉勰傳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窕之女王莽傳有窈窕之容後漢書班固傳窈窕繁
華更盛迭貴邊讓傳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張超謂青衣賦
但願周公配以窈窕凡此皆不以窈窕爲居處至疊字形
容語本無庸字別爲義方言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亦非
是

君子好逑傳逮匹也訓本爾雅今爾雅作仇匹也郭注引
詩君子好仇孫炎注云相求之匹是孫所見本作逮衆經